琴書大全

琴書大全卷第十六

金臺蔣克謙國
浙紹沈　襄叔成校

記載

尚書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益稷

尚書大傳

大琴練絃

毛詩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關雎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雞鳴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鹿鳴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常棣

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鼓鍾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甫田

四牡騑騑六轡如琴　頍弁

禮記　既祥彈琴　除喪彈琴　五絃南風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

士無故不徹琴瑟　並曲禮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而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檀弓

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 禮運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明堂

笏書修苞苴弓茵席枕几頴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 少儀

不學操縵不能安絃 學記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
懘之音矣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文以
琴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
之臣　並樂記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大記

周禮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至日於地上圜丘奏之孤竹之
管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
之琴瑟宗廟奏之

瞽矇鼓琴瑟 並樂官

左傳 師曹鞭嬖 裾轉鼓琴 終身不聽琴瑟 鍾儀南音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 襄二年

衛獻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襄十四年

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

既免復裾轉而皷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襄二十四年

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襄二十九年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 昭元年

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

音不瑕今擬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昭二十年）

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伶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

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國語

琴瑟尚宮

史記

師涓新聲　師曠鶴舞　孔子學琴

夢女鼓琴　鄒忌善音　趙姬能琴

太使公曰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

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長生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

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

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與也

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趙世家曰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

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衛世家衛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師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後竟以此與孫文子功出獻公

齊世家威王二十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

時也吾是以知善也王曰善語音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矣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能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王曰善

萬石君傳石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

人以舊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十二國史

梁丘奉迎　啓期三樂　澠池交會
鼓琴遣使　師經鼓琴

齊景公夜詣晏子之家欲與飲酒晏子整衣冠立於門曰諸侯有故乎大夫作亂乎君何為非時而辱之公曰酒殽絲竹願與大夫共之晏子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移至穰苴司馬之家穰苴執矢劍於門曰諸侯有故乎大夫作亂乎君何非時而辱之公曰酒殽絲竹之樂願與將軍共之穰苴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又移於梁丘據之家丘乃鼓琴擊筑奉迎於門景公曰快哉樂矣無彼二子何以治吾國無此一臣何以樂吾身也

孔子見宋人榮啓期年老白首體無完衣而皷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矣意有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人是吾一樂人生以男為貴吾既為男是吾二樂命有夭殤吾既老矣是吾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處常得終又何憂耳

秦昭王命趙王會於澠池趙王難秦欲不行藺相如廉頗等諫曰若不行現趙之怯弱也趙王乃行相如等從至澠池交會酒酣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善琴請皷之趙王為之皷琴秦王命史書之相如進曰寡君聞王善缶請擊之秦王不肯擊相如乃按劍而前謂秦王曰五步之内制在一夫王豈待衆乎抽劍怒目欲刺秦王王不悅乃擊缶相如

亦命趙史書之終會而還所以強秦而不能加趙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

趙王正皷琴遣使之楚誡之曰至楚之時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皷琴何其美也王曰琴方調矣使者曰琴美如此可書記其柱王曰宮商移徙不可常定使者曰明君使臣不制其辭逢吉則賀逢凶則吊如王琴柱不可常定矣

文侯與群臣讌會師經皷琴文侯樂酒起舞師經乃以琴撞文侯大怒令殺之師經曰臣請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言乎師經曰堯舜之君唯恐民無言而從之桀紂之君唯恐民有言而違之臣所以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君文侯慙而謝曰寡人之過乃懸琴於門以自戒耳

吳越春秋　鼓琴章惕

越王滅吳而歸置酒文臺群臣為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讐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像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管絃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又何須

西漢書　相如鳳歌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多富人卓王孫程鄭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相如强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

之顧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其詞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艷女在北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凰栖得託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

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耻之爲杜門不出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十六國春秋　趙整鼓歌

符堅末年怠於國政趙整者援琴歌曰昔聞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是清是誰亂使濁北園有棗窠布葉垂重陰外雖多刺刺內實有赤心堅出如五將慕容冲入據長安長安爲之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白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翼短不能飛走徒種人留鮮卑一旦緩

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答至是整言驗矣

家語

陳其犧牲備其鼎爼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其上神

閒禮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之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　六本篇

孔子之宋羌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羌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

矣

子路皷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音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商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

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爲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並困誓

衛孫公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鍾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正論

孟子 袗衣鼓琴 舜在床琴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萬章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盡心

列子　帶索鼓琴　鍾期善聽　顏回琴歌　師文叩絃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

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
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中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
寬者也　天瑞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援
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
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
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
矣此吾昔日之言耳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
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夫樂而知者非古人
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
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顏淵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淵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瓠巴皷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捨其琴而歎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襄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如何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

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之子後耳

伯牙善皷琴而鍾子期善聽伯牙皷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皷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輙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之子聽夫志想象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仲尼

文子

若夫規矩鉤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自然

莊子　昭氏皷琴　臨喪皷琴　子桑皷琴　皷琴自娛　絃歌皷琴　漁父聽曲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皷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皷琴也昭文之皷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齊物論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而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毋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並太宗師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

削跡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令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来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愀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莊讓王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畔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歟　漁父

呂氏春秋

仲夏紀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炎帝別號之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解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群生

桓譚新論　雍門鼓琴

神農氏為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又曰神農氏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又曰琴者禁也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箕子操其聲淳以激又曰八音之中惟絲為最而琴為之首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鄙人謂狐為

狸以琴瑟為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琴瑟乃不知狸與箜篌也

世本

神農作琴又曰琴長七尺二寸

帝王世紀

神農作五絃琴又曰堯作大章使無句作五絃琴天下大和於是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凰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翣脯生於厨蓂莢產於階

琴始録

伏羲氏見鳳集於桐乃作琴象鳳首尾翅足立高三尺乃長三尺增六寸六分乃法六律六合之會象周天之數應

五行之用取桐為身製神蠒為絃作靈雲操感天地應祥神龍並降後作琴者則而象之

燕丹子　美人斷手　乞聽琴聲

荆軻之燕太子丹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斷手盛以玉盤捧之太子嘗怨秦遇之不道使荆軻入秦函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武陽為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易水軻起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軻至咸陽國中庶子蒙白曰燕太子丹畏太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為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數百見燕使者軻奉於期首

武陽奉地圖鍾聲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見請曰此北鄙小子希覲天闕願大王小假令得畢辭秦王謂軻曰取圖來進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把秦王袖右揕其胷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樊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內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吾計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皷琴琴聲曰羅穀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軻不曉音秦王從言掣之絕超屏風負劒而走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耳入桐柱火出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倨罵曰坐吾輕易為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

我事之不立哉

韓非子　共琴不成曲　鍾期推琴　師曠撞琴　伏琴而笑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皷五絃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将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吒吒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皷琴者也然而田連皷上成竅檝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

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外儲

晋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謂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

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跡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悞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難一

晋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

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
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難二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
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
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
鍾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
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
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
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
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
平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

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難三

楊子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可以致簫韶矣　寡見篇

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耺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先知篇

荀子

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勸學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

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非相

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

故必將撞大鍾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梁五味芬芳以塞其口　富國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梁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

體也

笙竽具而不知琴瑟張而不均　禮論

君子以鍾鼓導志以琴瑟樂心　樂論

孔叢子　彈琴樂道　晝息鼓琴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

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窺其門而不入其室烏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嘉言記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記義篇

劉子 政猶琴瑟

桓帝聽楚琴慷慨嘆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為琴若此豈非

樂乎　辨樂

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敎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敎令不節則俗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涌無葳蕤之木政繁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由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　愛民

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爲未知音也　正賞

淮南子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　俶真

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商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 主術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 齊俗

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 記論

捭琴撫絃叅彈復徵攫援摽拂手若蔑蒙

君子有能搖精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彷徉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設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班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者也

今劒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鋌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琴或在撥刺枉橈闊解越漏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子之腹雖鳴廉修營唐牙莫之鼓也

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耶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華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務修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泰族

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而後可以成曲　要畧

文中子　琴鼓蕩什　汾亭鼓琴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大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

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

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　王道

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舍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摇竿鼓栧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

于河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爲禮樂

韓詩外傳 抽琴去軫 學琴師襄 彈琴而治 解衣鼓琴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以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之爲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氾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

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乖久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授子子不早出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泳思此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坡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

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成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意者其恕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

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其怒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監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即汝願者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

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

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四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為之也夫握使人之廡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即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而無其事也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夫子於琴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人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慇懃之意好嚴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髠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髠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日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

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
昔者孔子皷琴曾子子貢側門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琴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之難狀釋琴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皷琴有鼠游狸見屬屋循梁微行造焉便嬖壓目曲脊逆色獲而不得丘以琴為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皷鍾于宮聲聞於外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擇朋師以成其技十九見正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

娉內以定之信誠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詈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

伯牙皷琴鍾子期聽之方皷琴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皷琴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皷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皷琴以為世無足以皷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齊景公縱酒而解衣冠皷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也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日寡人此樂願與大夫

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無以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愧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陰陽過矣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而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坐觴酒三行晏子辭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

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内及外巳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為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也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勝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鍾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婦可歸有子可遺有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婦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

久友交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

越俗外傳

昔者越王勾踐問范子曰何為術范子對曰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

劉向新序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寛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

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劉向說苑

治國若張琴　鼓琴聲悲　顏回審音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　政理篇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尊賢篇

鍾子期死而伯牙絶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

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談叢篇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胡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辨物篇

桓譚新論 雍門鼓琴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

臣獨烏能令足以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堀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幃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鄭音激楚舞流聲以娛耳綠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彊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

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天下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童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流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崔寔政論

黃帝坐於真扈上彈清角之琴鳳凰蔽日

姚信士緯論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董仲舒策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瑞應圖

師曠鼓琴通於神明而白鵠翔

符瑞圖　玄鶴啣珠

元鶴者黑如漆者也其壽滿三百六十歲則色黑韓子師曠清徵一奏有元鶴大集於門三奏乃延頸而鳴皷翼而舞晉平公閉户皷琴乃有元鶴二八而下啣珠舞於庭

蔡邕月令章句

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蠟密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管而成音定無所調當與琴瑟相參

凡絃急則清漫則濁

蔡邕女訓　舅姑皷琴

舅姑若命之皷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問曲名則捨琴興對其曲日坐若近必鬬其聲若遠左右必有贊者其言

凡皷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無數變曲無多少尊

者聽未厭不敢遽罷

顏氏家訓　見役勳貴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李肇國史補　于頔知音

李汧公勉雅好琴常自取桐斵之又漆為之多至數百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保于家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琴為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之不理蜀中雷氏斵琴自品第一者以玉徽次以瑟瑟又次以金其下者螺蚌

張相洪靖少時夜會名客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商則商應稍不切則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沈聲祝聲

于頔司空常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歎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絶無琴韻

周益公文集

雷琴銘云雷氏斵之肇自開元馮氏寶之不知幾傳我非知音而理可言心主於内手應乎絃故聲和可以仰馬意殺形之捕蟬豈特此哉大而歌南風小而治單父舉不出於斯焉

魏文帝與吳質書

每思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琴閒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筝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舘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明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其樂難常也

秦嘉與妻書　素琴寄妻

連環空反甚失所望兼叙遠别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鑑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隻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鑑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青琴可以娛耳　妻又報嘉曰既惠音今兼賜諸物　出於非望鑑有

文采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鑑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鑑鑑形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鑑之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得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嵇康絕交書　抱琴行吟

有必不堪者七臥喜晚起而當關者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爬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

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座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於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杜之松荅王績書　濁酒清琴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廻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甚幸甚幸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

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冊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守官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懺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

王維文集

招素上人彈琴簡僕乍脫塵鞅来就泉石左右墳史時自舒卷頗覺思慮斗然一清顯俟揮絃寫我佳況

范文正公與唐異處士書　清厲和淵

仲淹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下之和而和天下斲琴之道大哉秦祚之後禮樂失馭予

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爲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宫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浄平和惟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予嘗游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謂是公曰清厲而静和潤而遠予拜而退思而釋之曰清厲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予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乎千里未獲所存令復選于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游羲皇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生之琴

傳傳而不窮上聖之風存存乎盛時其音也豈不遠哉誠不敢助南風之詩以為天下富壽庶幾宜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狂率之謟亦冀捨栴

竹樓記

王禹偁　皷琴虗暢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剖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呑山光平挹江瀨幽闃寥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皷琴琴調虗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壷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黙坐銷遣世慮江水

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妾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東坡文集　桐賓孫枝　燒琴煑鶴　安道介不如千里逢　伯倫淵明非達　琴偈

尚書郎張華字子野杭州人善戲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

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世以琴爲雅聲過矣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有中華鄭衛之餘聲然亦莫能辨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本皆中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安道不爲王門

伶人余以為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為妙以蛇蚹文為古晋叔所
蓄琴前幾不容指後劣容紙終無敹聲可為妙矣蛇蚹文
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班班焉則亦可謂難
老者也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携其故人沈君土琴之說與
高齋先生之銘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
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土琴之聲余昔
從高齋先生游常見其寶一琴無名無識不知其何代物
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土琴者待是琴而後
和

荅沈諫書軾再啓土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為當代之寶而

鏗金瑟琴遂蒙輟惠拜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為好也然軾素不解彈適會峨眉紀老枉道見過今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真如若之言也戲以一偈問之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只合於君指上聽録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示佳紙筆名荈重煩厚意一一拜領訖感怍不可言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燒煑之士亦自有理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故耶對曰絃也不慢琴絃舊則聲闇以桑葉揩之輒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為之銘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醳釋同鄒忌論琴云攫之深醳之愉此言為指法之妙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来訪予携以嘉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陶淵明作無絃琴詩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為達不然無琴可也又何獨絃

乎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林道人論琴棊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為獨苦歟

黄裳文集

與張得一道士書裳啓缺然不講道話久矣炎𤏡爍字不審即日浩養何如每到琴軒頗思論琴之意夫學琴雖未能忘乎形骸者也務心無事乎機手無所事巧清於妙韻本於無何有之鄉松風蕭蕭山泉漱漱湘江月白萬瀨合乎太虛有能感而對之方是時也窒慾以虛其心滅學以空其性則予之遊是軒也與予共之不識能進於是乎幸

數以書見及

廣樂記　盧女傳朝飛　老人投琴

成少伯本音家不知何許人也見安侯張子夏鼓琴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為知音

魏武帝宮人盧女將軍陰叔之子七歲入後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餘伎善為新聲古有雉朝飛操此聲中絕惟盧女能傳之

獨孤記仕為台州刺史工撫琴為巳不為人曲盡雅態人不能逮小胡笳曲時無比者頗重吳人石山與之遊山於琴博而習無泛泛聲以其博重之山每治操弄常以十合小豆為準盡一升則移

吳人姚兼濟亦善琴頗得其旨在揚州有老人詣之欲授為琴兼濟知其異人乃學焉老人授五弄曰清風景雲列仙宣王仙翁乃廣陵散之聲也不語姓名而去此五弄人間往往有得之者

晉阮籍樂論　李流琴妙

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喜哀謂之傷吾謂哀傷非為喜樂也漢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為樂者也誠以悲為樂則天下無樂而欲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以難矣

補亡樂書　房庶　明皇不好琴

當戰國時燕人高漸離為荆軻黨軻入刺秦始皇不中見殺秦後得漸離始皇素知漸離善筑重赦之乃令其擊筑無不稱妙後置鉛筑中以擿始皇禮記謂朱絃疏越為瑟底孔中故可置鉛筑則琴筑也明矣而唐書稱柳惲因吟詠揮筆誤入中琴絃鏗然有聲遂作一絃琴曾不知筑以杖擊絃令筑起有聲故名為筑令瞽者多習此器惲又明瞭置之何為世説周公加舜琴為七絃以補足聲韻故知六十律八十四調自此而起琴瑟也若欲遵古制隨日用律在十一月彈即黄鍾上下相生七均在十二月皷即用大呂相生七均在正月拊即使太蔟七均互相為絃頭遂

季依法調品即聲韻自然古淡也只今琴瑟調品輒用箏家絃頭涉近今樂故多繁艷聲寔非古之制度昔桓譚善琴宋弘薦於漢帝拜給事帝每讌褻令鼓琴是人主厭匏竹沸諠思聽古樂欲臣下歸朴譚不悟好奏繁聲弘聞而不悅召譚責之曰望卿以忠正導主而返令朝廷好聽繁聲非吾薦舉之素願也謂繁聲近今之歌奏蓋緣箏出於秦二世末天下大亂琴因亡失宗旨故隨月之法不嗣當時在世所習者惟箏遂以琴絃學箏調品而彈操弄聲所以不失者存諸金石故譚鼓琴多繁聲非淳古者良有以也後世深於絲絃蘊智識者宜改正之令復古而歸本也

馬史載晉平公命師曠鼓琴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

公曰寡人所好願聞之曠不得已鼓之一奏而皓鶴二八集乎廊廟再奏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曰音無此最悲乎又強使奏皇帝大合鬼神之曲一奏俄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則風雨大至而飄蕩廊瓦左右皆走平公懼伏於是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愚詳酌其言殊不近理且琴者先世樂器也鼓者往昔歌奏也以一琴鼓曲聲至簡淡不越於坐席間止能感人心飾喜樂可也未聞一奏召群鶴再奏風雨隨之之說矧又虞書叙舜命夔典樂至於笙鏞以間簫韶九成方能感鳳凰來儀今師曠季代一樂人耳惡得鼓一琴而便感動天召風雨晉國為之大旱者哉斯則不稽之言誕妄之說徒只疑惑後人不足垂為世

教耶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至哉言乎至哉言乎唐明皇開元中海內栖為英主性識俊邁洞曉音律率由天縱金石絲竹之器以造其妙酷不好琴常聽彈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而謂中人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朕解穢　花奴寧王長子

陳伯葵琴說　雷顏石磬

余家自國初時得唐琴一張於關南巡檢李漢超家漢超武人務能尚勇不喜正聲一日與余曾祖父射弓余祖幸勝而獲焉龍池中舊題雷顏石磬嘉祐中歐陽永叔范希文過余因出此琴示永叔嘗聞蜀中士大夫言雷會之父觀其制作曲極其妙諒非後世子孫所能及然昔之名琴

者有曰金鐘有曰玉磬有曰玉鶴有曰玉鴈其類不可槩舉而此琴特謂之石磬者古人非不能温美耶惡其名過於實耳此琴雖古而規模製制雅合當今所尚琴材堅實温潤世俗之論琴者皆曰其人之琴古其人之琴古其材可以指搯下此言蓋得於市井之琴工爾古琴多乾虛而貴潤實假如材腐朽如此則其聲也已乾虛而指下豈復有温潤不窮之餘韻耶此失於好古之過耳故知音者哂之宮聲最佳夫宮君聲也五音以宮為主自古名琴惟宮聲難得佳者而此琴宮聲特冠諸聲上下四聲皆善歷觀自古琴上四聲佳者則下四聲不足以應之下四聲佳者則上四聲不足以稱之余遊宦南北閱琴多矣未甞一見

全琴惟此琴上下四聲皆善上有蛇腹斷文琴之斷有五
昔石曼卿以斷如蛇腹而勻者為琴中第一世俗之論琴
者有不貴其聲而惟取其斷者有不貴斷而惟取其聲者
是皆失於一偏而未足以盡其美蓋有斷而無聲者何以
見琴之佳有聲而無斷者何以表琴之古惟此琴有聲而
又有斷所以備琴之美而當世不可多得也近世王公貴
人之好琴者往往以斷相尚而不知琴之所主者在聲昔
人所以貴乎斷者特欲其聲之透而已有斷而無透者透
將安用頃時有朝士蓄琴一張斷雖多而無聲自謂其直
無價每會賓客必出此琴以自矜眩一日劉貢父在席乃
言吾家有一黑漆廝馬歲久斷裂不可勝數往往其直猶

不在公琴之下坐客為之大笑盖木性順而滲横歲久未有不斷者也彼庸人烏知此哉昔錢塘大守梅公聞此琴有瓌瑋絶特之稱一日拉幕中諸客及寓居士大夫寘湖上會郡中名琴數十張俾工於琴者皷之坐席未温有撫之而無聲者有懷慚而引去者惟此琴其聲圓實清響如擊金石吟之指下有不窮之餘思衆皆歎美不已自是此琴名遂著於淮浙噫世之好琴者不别琴之古今不辨琴之虚實不知聲之清濁不識斷之真偽是非一决於琴工琴工曰是往往傾囊竭槖以償其直而不知琴工陰與之為地者以其授賂於鬻琴者也琴工曰非往往卻之而不售然不知琴工力與之為梗者以其無覬覦於鬻琴者也

王公貴人自謂察見其弊而人不可欺豈知去取不能逃於識人之鑒中耶然此特舉其一端爾其餘姦弊又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自琴工以至緇衣之徒有能此伎者皆用一律不知是者不能以稱故雖好古之士難遇知音每為此輩所隔而不能相值世之知音者又寥寥千載之閒不可復有故余為之詩曰不遇鍾子期彈之何所為曲中千古意秖有淚痕知所以歎夫識者之難遇也道士吳見素字子明善琴予嘗欲聽其運指子明以謂無佳琴輙不皷今適遇雷氏琴而無子明之指因書所予子明詩于琴說之後曰太初有無千百年薰風元鶴今悄然但見嶧桐皆左背更聞陵散是神傳古來太音不在指世上小道徒安

絃惟師深縮袖間手我聽茲琴亦已全政和改元四月二十五日陳伯葵嚮父題

山陰野夫琴議

琴者禁也禁邪歸正以和人心始自伏羲成於文武形象天地氣包陰陽思興幽深聲韻清越雅而能暢樂而不淫扶正國風翊贊正化善聽者知吉凶休咎家國存亡善鼓者審辨陰陽聚散鬼神古人左琴右書無故不徹則琴之為議大矣哉

夫和而鳴者謂之聲參叙相應謂之韻韻而成文謂之音夫人志於所守情有所適蘊積於衷而形於言言有哀樂有邪正剛柔慾怒本乎人心由乎國風治國治家化人成

俗正教與廢道德衰盛於是乎聽之則聲之至音其道深矣夫人多聽琴聲不聽音知近不知遠故詩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誠哉是言也僕早味幽隱酷嗜絲桐至於音調頗曾留意時屬多故絶絃而罷雖奇聲雅韻寂然亡廢而幽情遠與緬想常存今者議其端末以傳同好俱述於形容列之於後夫聲意雅正用指分明運動閑和取舍無跡氣格高峻才思豐逸美而不艷哀而不傷質而能文辯而不詐溫潤調暢情迎幽奇參韻曲折之音孤秀此琴之德也只如遇物發聲想像成曲江山隱映銜落月於絃中松吹颼飀貫清風於指下此則境之深也又若賢人烈女失意傷時結怨沉憂寓於聲韻始激切於鬼神終練德

而合稚欲使子載之後同聲見知此乃道之深也若夫絃
三者棄本殉時雖巧多端實傷敗德有紫陽道士詣予衡
門覯止譏歡言及聲律問琴之音韻議之淺深予未能明
略書所見後之學者考而察焉夫琴五絃者爲宮商角徵
羽也稽康譜云宮絃象君其聲同當與衆人之心同故曰
同商絃象臣其聲行臣行君令故曰行也角絃象民其聲
從君令臣行也臣行則民從故曰從也徵絃則象事其聲
當臣行民從則事當故曰當也羽絃象物其聲繁民從則
事當則物有繁植故曰繁也舜琴作五絃之琴而天下治
此之謂也後至文武各加一絃故第六名文第七名武琴
之聲美各有異端不可類同惣呼爲美不合節爲聲故聲

浮而美遠聲音樂何別之單彈曰協聲比稱音音聚樂禽獸但知聲不知音不知樂君子能樂者樂者明國之興衰人之哀樂故哀心感者其聲焦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彈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動也聞宮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者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者使人好善而樂施聞羽者使人整齊而好禮是以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聖人之音妙矣深矣故憑言以求意意在於言得意而捨言言窮而意遠也

吳僧文瑩湘山野錄　賀若十調　雷朴氷泉

宋太宗作九絃琴五絃阮甞聞其琴盖以宮絃加二十緣號為大宮武絃减二十緣號為小武其大絃下宮徵之一徽定其聲小絃上宮徽之一徽定其聲太宗甞酷愛宮調中十小調子附賀若夷所撰其聲與意及用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曰三清外一調最幽古忘其名琴家祗命曰賀若

太宗甞謂不博金不換玉二調之名頗俗御改博金為楚澤含秋換玉為塞門積雪命近臣十八人各探一調撰一

調蘇内翰易簡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車挽玉麟背冷清風遠文瑩遂往京師遍詢琴阮待詔皆云五絃阮九絃琴藏秘府不得見

鄭工部文寶高於詩可參二杜之間予收之最多歸田録所釆者非驚絶盖歐陽公未全見也在江南師徐騎省鉉小篆嘗篆千字文以示鉉其字字不出一中指之甲騎省曰篆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氷不及若太篆可兼耳又學琴於崔諭德遵度崔謂楊大年曰鄭仲賢彈琴恐古有之若今則無吾篋中畜雷朴一琴號氷泉者乃江南故國清風閣所寶本歆携瘞泉下託君贈之為我於龍

池題字記於腹此琴之聲可蓋餘琴六七面仲賢歿其子於陵進於秘府

避暑録

宋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為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累折辱之樂成以示文濟終不肯彈二樂後亦竟廢不行崇寧初大樂缺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燕樂同為之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為不可以意妄增徒為後人笑蔡魯公亦不喜蹇授之嘗語子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遂使以次樂工為之踰旬獻數曲即今黄河清之類而聲終不諧末音寄殺他調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於必為大喜亟召衆工按試尚

書省庭使先現在傍聽之樂闋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
徐前環顧坐中曰典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亦不覺失笑

東南記聞　岳識贋琴

嘉定庚午倦翁岳珂肅之客杭州宴李奉寧坐上先是有
士人攜一古琴至李氏家貨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皴製
作奇崛見者皆謂數百年琴特腹有銘稱晉陵子題文書
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斵鳳沼內書貞元十
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李奇之坐客又有憶誦混水
宴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李益
喜絕欲得之一償百萬錢粥者撐拒不肯岳起取琴閒視
良覺其贋因問曰敢問貞元何代也客曰是唐德宗年號

也何以問為岳曰誠然乃指屬沼內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宋為昭陵仁宗諱沼中書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缺其傍點為字不成蓋今大令也唐何自知之貞元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豫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贋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但知缺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衆皆愕然李不欲逆勉強薄酬頃損值十之九得為今都人多售贋物或賛其美隨輒取羸焉或徒取龍斷之稱譽以為近厚此與攫書一何異真澂風也

振古琴苑　太宗九絃

琴書曰宋太宗皇帝嘗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加文武二絃至道元年帝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

造新譜三十七卷既成以示宰臣曰朕嘗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旨尚有遺美琴七絃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民事物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金木水火土應五材並用而不悖矣既而命待詔朱文濟蔡裔賫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及近侍咸聽焉于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明年太常樂工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配十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並協律呂冠於雅樂具圖以獻上覽而嘉之使工教習與七絃琴並薦宗廟凡造宮調商調角調徵調羽調側蜀調黃鍾調無射調商調瑟調變絃法各制一宮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凡三曲又以新聲

備舊曲者宮調四十三曲商調十三曲角調二十三曲徵調十四曲羽調二十六曲側蜀調四曲黃鍾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

䟦太古遺音　　宋濂

士大夫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齋纘所以法纘者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為訓尚可以為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為聲律之元也今纘以中呂為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既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為宮

乎其與獨彈黃鍾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哉今閱此書不覺為之長嘅

道書

太素三元王祝曰飛飄玉輪彈琴鳴鍾　大洞真經

玉童彈琴玉華啓箏天女羅陳百景齊并元鈞四職千音鏗零紫鳳撫翅瀨籟同鳴雲鸞差池整喙唱聲神羽群呼飛徵揚商　上清金元玉錄

被褐懷玉帶索鼓琴是謂真人　太霄琅書

琴心三疊舞胎仙九氣映明出霄間　黃庭上清章

聖君引雲鈞之琴撫而彈之清響霄外激落百音瓊振九靈徹明太霄而歌大洞神州之章凝魂之曲元詩靈藻天韻希微領照冲氣顏音清徹 上清靈書紫文經

高上玉清神霄真王在神霄天中廣愛大山百曲寶室瓊干翠羽鍾磬琴瑟導引威儀 神霄玉叟神發經

高上玉清神霄真王在玉霞飛光之殿有鍾梵琴瑟之聲光景之瑞異於常時

高上玉清神霄真王住大林中洞光法堂有諸真人彈甚博奕鼓琴鳴根

高上玉清神霄真王在廣愛山晨華臺上安施法座鍾鼓琴瑟金玉笙磬四面懸設

高上玉清神霄真王浮駕飛空虛琴時鳴萬籟合奏

高上玉清神霄真王告注生真官曰吾在胎時如常安住忽覩黃金宮闕中有黃布老人彈琴笑歌 已上供神霄玉嬰神變經

大悲天尊侍從仙人在雲宮之中靈音微響如撫金石以和虛琴音韻流轉清雅嘹亮 大道玉清經

大悲天尊演琴心上經後世合真之人得此文調虛琴而行之常立青蓋之下駕雙白虎俠二赤龍克見太平永符真道 大道玉清經

天尊登西華金靈上宮飛空玉女景皇真人彈五合之琴 空洞靈章

南極夫人曰人從愛生憂憂則生有畏無愛即無憂無憂

則無畏昔有一人夜誦經甚悲悲至意感忽有懷歸之哀太上真人忽作凡人徑往問之子曰嘗彈琴耶答曰在家時嘗彈之真人曰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人曰學道亦然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　上清真誥

靈風扇香花爍爛開繁衿太真撫雲璈衆仙彈靈琴　靈寶智慧經

鱘魚聽琴不知音也

無絃之琴取其意也　並靈寶自然經

辰日童女黃游觴鼓琴樂名與世同音與俗異俗悽思以

促命天和暢以延生也　三皇經

天尊常自撫一絃琴常盛道德二經置前　靈寶五稱真文

南嶽夫人靜室乃延引太真王夫人問以世間之事言宴粗悉四真命唱太極真人乃先命北寒玉女宋聯涓撫一絃之琴彈八琅之璈　道迹經

靈書紫文經云聖君彈雲鈞之琴空洞靈章經云真人彈五合之琴黃老君彈雲和流素之琴真人撫雲和之琴

天中真境錄

歷代琴書目

蜀諸葛亮琴經一卷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三徽所象之意

戴氏琴譜四卷琴操鈔二卷

晋孔衍撰琴操引三卷以琴聲調中周詩五篇古操引曲共五十五篇述所以命題之意

戴顒及兄勃受琴於父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製長弄一部

趙耶利琴叙譜九卷琴手勢一卷載調絃用指之法及音律二十四時五圖右手法一卷論指法四百餘言離騷譜一卷

涓子琴心論三篇　鄭文祐琴説一卷
薛易簡琴訣一卷　榮啓期三樂圖一卷
劉向琴録一卷　崔亮琴経一卷
陳拙太唐正聲譜十卷　齊嵩琴雅略一卷
陳康士琴譜十三卷又琴調四卷琴譜一卷
呂渭廣陵止息譜一卷　李良輔廣陵止息譜一卷
李約東杓引譜一卷　蔡翼琴調一卷
謝莊琴論一卷叙堯至宋凡九代善琴者姓名及古曲名
琴通三均之製又降聖引譜一卷阮咸譜二十卷雅琴名
録一卷
唐明皇金風樂一卷

唐工部尚書李勉撰琴書一卷凡琴聲指法操名琴操悉載之又琴雜説一卷

唐翰林待詔趙惟暕述琴書三卷製琴律呂上古琴名絃法共十二篇

僧道英琴德譜一卷　王邈琴譜一卷

沈氏琴書一卷琴譜調三卷

李翺用指法一卷琴略一卷琴式圖一卷琴譜纂要五卷

蕭祐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荀以道琴筌十卷造琴法彈琴訣并譜

漢藝文志樂六家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師氏八篇名中師曠後龍氏九十九篇名德與趙定俱召見待詔

隋志琴經一卷琴說一卷琴曆頭簿一卷

唐志桓譚琴操二卷孔衍一卷桓譚傳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之章

阮逸撰琴準用求律呂相生之聲圓轉應律靡不符合景祐二年七月庚子赴閣部

宋太宗琴譜二十卷

協律郎吳良輔集王安石胡笳十八拍曲及元豐行譜歌六篇協之音律附於琴聲爲琴譜一卷

胡笳十八拍四卷漢蔡琰幽憤成此曲入琴中唐劉商宋王安石李元白各以集句效琰體共四家

李昌文撰阮成造美譜一卷按唐段安節樂府雜録云阮

咸所造月琴謂之阮咸吕文爲譜法及載新製曲調十二首

趙瞻琴聲律圖一卷圖前代琴様十二家各以所應律吕十二時附圖下

王大方琴聲韻圖一卷述琴調操名琴様指法琴序與瞻序頗同

劉籍撰琴義一卷琴操引三卷琴心三卷

馬少良琴譜三均一卷載黄鍾仲吕無射三均之曲志唐以前有劉氏周氏琴譜四卷

陳懐琴譜二十一卷　琴集曆頭拍簿一卷

崇文目唐正聲新徵琴譜十卷

蔡邕撰阮譜一卷琴指圖一卷進琴式一卷擘阮指法一

卷琴傳七卷隱韶集一卷琴阮二弄譜一卷阮咸譜一卷石汝礪琴調十七卷琴聲韻圖一卷琴德譜一卷沈氏琴書一卷琴式圖一卷三樂張淡正琴譜一卷琴書正聲九卷阮咸金羽調一卷阮咸調弄二卷碧落子斷琴法一卷宋吏部郎中直史館崔遵度撰琴箋一卷論琴音絃徽之法遵度善皷琴得其深趣著琴箋云又有雅樂均聲格一卷正聲五弄譜一卷又云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愚謂象天地自然之法耳豈止夏至之音而已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音而能知自然之節先儒謂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愚謂琴以中徽為君